

# 鑑湖女俠秋瑾

(一)

王成聖

## 原名閩瑾乳名瑜娘

三代以下，女界之黑暗極矣！纏足以弱其身體，不學以愚其智識。而女子遂喪其固有之人格，等於動物，僅足供男子之玩好。男子益利用其愚弱之術而壓抑之，而女權遂亡。間有一二如梁紅玉、秦良玉者，千百年不得其一。然皆為一姓之興亡，而非為人民謀公益。至於以國民之權利，民族之思想，犧牲其性命，而為民流血者，第一人焉。則秋瑾之死，為歷史上放光明者，良非淺渺！

——明夷女史：「為秋瑾被殺事」

右文，係光緒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九〇七）六月初六（陽曆七月十五日，星期一）天既節，革命先烈秋瑾慷慨赴義後，人心激憤，輿論大譁，

報章雜誌騰載的哀悼文章之一。當時，全國各地出版物，莫不長篇累牘，刊登對秋瑾「正法」一案的抗議與抨擊。街頭巷尾，茶樓酒肆，人人都惋惜悲歎秋瑾之死，交相指責清廷清吏之專橫殘暴。革命志士懷着沉痛的心情加速準備起義，舉國同胞一致喊出為秋瑾報仇的口號。悲痛憤慨匯集成波濤壯闊的革命洪流，洶湧澎湃，莫可禦京，掀翻了滿清朝廷，建立了中華民國。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」，近代中國人物之中，當以秋瑾之死最稱轟轟烈烈，驚天地而泣鬼神，產生了風雲變色，天搖地動的衝激力量。

秋瑾，字璿卿，號競雄，別署鑑湖女俠，浙江紹興人。鑑湖便在紹興縣南，舊跨山陰、會稽二縣，總納兩縣之水。唐朝大詩人賀知章，曾經呈准以鑑湖為放生池，唐明皇特地頒賜鏡湖曲，因而又名賀監湖，那是因為賀知章時任祕書監的緣故。

秋瑾的父親名壽南，字星猴，號益山。母親原氏，是浙江蕭山望族，名門閨秀。秋壽南中過

舉人，經大挑後，曾經到台灣來做過官，後來調任福建閩侯知縣，赴任時原氏夫人正在懷孕，光緒元年（公元一八七五年）十月十一日，鑑湖女俠誕生於福建閩侯知縣衙門，秋壽南替她取名閩瑾，乳名瑜娘，到秋閩瑾自北京東渡，負笈日本的時候，方始去「閩」一字，而名秋瑾。在秋瑾的上面有一個庶出的哥哥名宗章，後來又有了一個妹妹取名理，字珮卿。秋家是書香門第，簪笏世家。秋瑾小時候又長得豐神秀逸，冰雪聰明，眉宇之間流露一股英氣，因而特別受到父母雙親的寵愛，一切任從她的個性發展。年方六歲，秋壽南便給她和她的哥哥延攬到一位飽學之士，設塾教讀。不久秋瑾又對習武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她父親馬上就給她聘請了一位名武師為師，秋瑾曾從之習武多年。所以秋瑾不但飽讀經史，尤其嫻於武術，她的劍術非常之好，那完全是真刀真槍真功夫。就一百年前的中國女孩子來說，秋瑾委實稱得上是够幸運的。

少年時期的秋瑾，明眸皓齒，麗質天成。她

讀書能通大義，寫得一手的詩詞歌賦好文章。平素深慕朱家、郭解之為人，嫵媚颯爽，兼而有之。胸中極有見地，嘴巴能說會道，馳馬擊劍是她的專長，酒量之宏不減鬚眉丈夫，儼然以花木蘭、秦良玉自況。鋒頭之健，一時無兩，也不知羨煞多少少年兒郎。

### 說湖南話像湖南人

古來才大難為用，像秋瑾這樣文武兼資，才



為中國大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位女烈士，鑑湖女俠秋瑾和服照。

華橫溢的女孩子，要想選一位才貌相當的理想夫婿，着實是很難很難。因此從閩侯到湘潭，忽忽二十一年，雖然登門求親的絡繹不絕，戶限為穿，但是俱難得中秋瑾和她父母的法眼，秋瑾依舊待字閨中，尙是雲英未嫁之身。舊時通行早婚，二十一歲猶為待嫁女兒，在當年要算是很不尋常之事了。青年時期的秋瑾，被她父親人前人後欣然的評之為秋家不備進士，親友之間也衆口咸同稱她為女才子。在那一段時期，秋瑾對於詩詞

歌賦的興趣很高，執筆為文，靈感泉湧，信手揮洒，有如宿構。而她署名則一律使用「閩瑾」二字，後世之人為她輯印詩文時，以為秋閩瑾另有其人，全部屏諸集外，其實是大謬不然的。往後秋瑾臨刑前的一句遺詩：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，曾經傳誦遐邇，一致公認是千古絕唱。實則採自她青年時代的作品：「秋風愁煞人，秋雨愁煞人」兩句。秋瑾的父親秋壽南，還曾以這兩句詩過於褻瀆，對秋瑾諄諄告誡，殊不知她却就此一語成讖了。

秋壽南福建閩侯知縣任期屆滿，陞任直隸州知州，其間經過了一段候缺需次的歷程，方才得了一個新設機構的差使。緣在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，湖南湘潭縣自闢為商埠，正式設置湘潭關以前，曾經先行設立了一所推運局，也就是食鹽專賣機關。秋壽南便攜家帶眷，同赴任所，自此在湘潭一住多年，

所以秋瑾籍貫是浙江，誕生於福建，長大在湖南。她說的是一口湖南話，生活習慣，性情脾氣，十足的像是一個湖南人。

秋壽南在湘潭辦理食鹽專賣，工作很清閑，差使却是個肥缺。暇時他喜歡呼朋率侶，詩酒唱和。在湘潭他結識了一個好朋友，原籍山西方原，太平天國亂後遷居湘潭的王黻臣。這王黻臣也是一個性情中人，幼讀詩書，滿腹經綸，但却蕪仕進不為，屈身為賈，財富越聚越多，蔚成一方巨富。便在湘潭十八總由義巷，買了一棟佔地數十畝，有屋百餘間的巨宅。並且循清吏之請，在宅旁開設一升義元典當舖，作當地百姓融資之用。平時最好修橋補路，賑災濟貧。其後曾在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湘中霪雨成災，山洪暴發，湘潭一地頓成澤國，轉眼間化為一片汪洋。王黻臣一家，幸而及早有備，都逃到了郊外的高土山上。然而湘潭居民却受厄於水，大半葬身魚腹。那些倖而爬上屋頂去的，又因為大水冲倒房屋，全都落在水中，戰浮載沈，掙扎求生。王黻臣親狀於心不忍，他獨斥巨資，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」，招募了不少划子水手，竭力搶救，很被他救起了不少的人。其後水退，又在三官殿長期施粥，全活無算。當地官紳，有感於他的義舉，聯名奏報清廷。清廷下旨，封贈王黻臣員外郎的官銜。王黻臣却又功成不居，固辭不受，由而給他博得了一個大善人的雅號。

秋壽南和王黻臣，還有一位鄉紳李潤生，時相過從，漸成莫逆，王黻臣久聞秋瑾的才名，又曾在秋宅見過幾面，對秋瑾的印象，異常之好，

便拜託李潤生担任冰人，到秋家去求親。王黻臣娶妻屈氏，膝下共有三子。長子王介，業已娶妻周氏。次子王子者，也肯發奮讀書，只是身體不太好，常年鬧病。當他病革之際，王黻臣還把他未過門的媳婦楊氏女娶過門來沖喜，沒想到如花美眷過門未久，王子者竟然無福消受，一命嗚呼。王黻臣的第三子名子芳，字廷鈞，是他三個兒子之中才貌最佳的一位。面目俊秀，風度翩翩，不但最獲父母歡心，而且還頗有文名。王黻臣一向將王子芳當做跨灶子，奪馨兒，認為他能配得上秋瑾，這才敢請人去向秋家求親的。

王子芳，秋壽南也曾見過。雙方門當戶對，才貌相稱，加以秋瑾的年齡也不小了。他和秋夫人，秋瑾本人商量過後，便一口答應了這門親事。在當時滿以為這是一樁美滿姻緣，殊不知數年以後即成怨偶，反使秋瑾下定決心，掙脫樊籠，走上了負笈東瀛，矢志革命，成千秋萬世大名的康莊大道，這確是王秋兩家始料未及之事。

### 婆母嚴苛滿腔幽怨

從行聘到完婚，前後歷時半年。秋瑾二十一歲那年，時在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秋瑾完成了她的終身大事，鑼鼓喧天，龍鳳花轎，使她成為王家新婦。過門以後，王子芳待她確是溫存體貼，閨房之間不乏畫眉之樂。嘉藕天成，鸚鵡鴛鴦。然而，時日稍久，秋瑾首先發現，夫家是一個極端守舊的大家庭，她被困在新房裏面，頭門不許出，二門不許跨。外間消息，了無所知，家成了枷鎖，成了監獄。尤其，她

還有一位帶點神經質的婆婆——屈氏夫人，屈氏性情暴躁，御下嚴苛，即使對於新娶兒媳，也是絲毫不假以辭色。晨昏定省，侍奉羹湯，稍微出一點錯，登時便是當眾呵責。秋瑾是自小嬌生慣養的，幾曾受過這種氣，講究這麼許多規矩？平常度日，自由全失，在她確是苦不堪言。秋瑾在湘潭十八總由義巷夫家，一住兩年。生了一子沅德，字仲瀛。在那兩年之內，她如在桎梏，如坐針氈，內心苦悶已極，却又無從發洩，無從反抗。滿腔憤憤幽怨，從下列幾首世間罕見的秋瑾早期詩作中，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。

### 春日偶占

春色依依映碧紗，窗前重發舊時花，  
燕兒去後無消息，寂寞當年王謝家。

### 菊

鐵骨霜姿有傲衷，不逢彭澤志徒雄，  
天桃妄自多含妒，爭奈黃花耐晚風。

### 梧葉

梧葉宵來拂畫欄，西風已覺袷衣單，  
十分惆悵燈無語，一味相思夢不歡。  
白雁聲中秋思滿，黃花籬畔暮愁寬，  
却憐鏡裏容貌減，尚為吟詩坐酒殘。

### 秋雁

蘆葦蕭蕭景象秋，鳴聲爭聚白蘋洲，  
頻興夜月騷人感，慣助河梁旅客愁。  
傳帛解憐蘇武節，揮弦應憶洞庭遊，  
空勞寫盡西風怨，江外光陰肯少留？

### 秋日獨坐

小坐隙窗把卷哦，湘簾不捲靜垂波，  
室因地僻知音少，人到無聊感慨多。  
半壁綠苔蛩語響，一庭黃葉雨聲和，  
劇憐北地秋風早，已覺涼浸翠袖羅。

### 羅敷媚

寒梅報道春風至，鶯啼翠簾，蝶飛錦  
簷，楊柳依依綠似煙。桃花還同人面好，  
花映前川，人歌秋千，一曲清詩醉綺筵。

### 相見歡

因書拋却金針，笑相評，忘了窗前，  
紅日已西沉。春衫薄掩，簾幙晚粧新，  
踏青明日，女伴約隣人。

上錄的五首詩，兩闋詞，保存至今，相當的難能可貴，因為秋瑾寫出了她婚後兩年的心境與感受，使我們對於她的思想轉變歷程，有了起點，由而益增認識與瞭解。若將秋瑾早年詩作中的：「室因地僻知音少，人到無聊感慨多」，拿來和她革命時期的詩作，膾炙人口，氣吞河嶽的「黃河源溯浙江潮，為我中原漢族豪，莫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轅神胄是天驕」相比較，前者簡直成為小兒女家的無病呻吟了。

秋瑾住在夫家常年悶悶懨懨，悒悒寡歡。由於娘家還在湘潭城裏，秋壽南夫婦不忍眼看著愛女日形消瘦，度日如年，便約來王黻臣兩下裏一商量。王黻臣很尊重秋壽南夫婦的意見，對自己

那位才華絕世的兒媳也很愛重，同時也是爲自己愛子的前途着想，便聽從秋壽南的勸告，花了一大筆錢，給王子芳捐了一個實缺的工部主事。再以走馬上任爲由，使王子芳、秋璫小兩口脫離了屈氏夫人的羈絆與管束，僱了一艘官船，帶了爲數頗鉅的生活費用，由老人家楚五，秋璫的丫鬚香蓮侍候着，鳶飛魚躍，海闊天空，離開湘潭揚帆航向北京去了。不過，屈氏夫人對於一子一媳的離家遠行，仍然有點不憚於心。所以她堅使秋璫生的兒子王沅德留在她的身畔。秋璫爲了爭取自由，拘不過這位固執而嚴厲的婆婆，只好付出了够大的代價，和她襁褓中的愛兒暫時分別。

### 名士派的京官太太

秋璫夫婿王子芳是闊人家的大少爺，好逸惡勞，懶得麻煩。秋璫也想一路遊山玩水，領略各地的名勝風光。所以他們這一趟晉京的行程很特別，一不坐火車，二不附海輪。包了一艘官船，從湘潭上船以後，便出湘水，入洞庭，轉折長江、運河，迢遙千里，直達通州、北京。一路不換船隻，等於上船啓程下船就到，真是舒服極了。既抵北京天子脚下，兩夫婦帶男女傭人各一，起先住客棧，不久就在西城椿樹胡同買下一幢渠渠華屋，房屋既寬敞，屋前又有一座水木清華，蒔花植木的大花園。蒼松翠柏，直矗雲天，綠水紅蕖，相映成趣。一切安頓就緒。王子芳忙於接筵視事，應酬交際，秋璫却命楚五去僱了一輛馬車，只帶一名丫鬚香蓮隨行，她要遊遍北京的內外兩城，三街六市。誰知她這一出門，才叫九城轟

動，所到之處，路人無不駐足觀看，側目而視呢。

原來當年京師崇尚奢侈，風氣却是異常閉塞。大小官眷出門，莫不衣羅錦緞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但是一坐上馬車，偏又垂下車帘，遮蓋得密不通風，內外隔絕。連挑起一線帘縫朝外偷看，都會受到批評指責。唯有秋璫生性洒脱，胸無城府，她原是僱軍觀光北京皇城街市去的，因此她就不肯垂帘深鎖，關在車內。她大大方方的攀登車轆，和趕車的「車把式」坐了個一字並肩。週身襤褸的車把式身畔，坐了個珠翠環繞，如花似玉的年輕官太太，難怪所經之處，路人無不愕然注視，嘖嘖稱奇了。但是秋璫却居高臨下，揚長過市，她一面左顧右盼，瀏覽景色，一面還在跟車把式問這問那，款款而談。那一天她逛過了巍峴皇宮，王公宅第，繁華市廛，乃至於胡同小巷，猶仍覺得未能盡興，便命車把式直駛城南，來到了一處臭味撲鼻的地方，道路坎坷，又且湫隘狹窄，兩旁不是東倒西歪屋，便是鶉衣百結人。秋璫大出意外，不曾想到天子脚下，京師重地也有這麼雜亂骯髒之處，她大爲驚異的問車把式道：

「這是什麼地方呀？」

那位車把式苦笑着回答她說：

「這兒的地名叫四塊玉，都是窮人住的地方。官老爺官太太平時不會上這兒來的。」

但是這位工部主事夫人秋璫，却偏偏同情、好奇之心並起，她執意下車親歷其境的去看看究竟。車把式無奈，只好把車停下，讓她帶着香蓮

走進一個大雜院，一進門就覺出臭氣冲天，中人欲嘔。一個大雜院裏密密麻麻的到處是人，衣服單薄破爛，人人面有飢色，那麼些人擠在一起竟還會凍得簌簌發抖。這一次北京最大貧民窟之遊，激發了秋璫悲天憫人的情懷，滿腹的憤懣與不平，從而有了拯救同胞的壯志雄心。此一深刻不磨的印象，便是她獻身革命最原始的動力。

從這一次驅車出遊爲始，秋璫打破了北京官眷隱身深宅大院，決不拋頭露面的蔽塞風氣。她每次驅車出門，總是坐在車轆之上，車把式的身邊。而且她洗卸鉛華，不施脂粉，經常都是頭頂上鬆鬆的挽一個髻，一襲青衣，一雙皮靴，手裏還拿着一本書。在車如流水馬如長龍，行人摩肩接踵的大街上旁若無人，揚長過市。有時候東眺西望，觀看街景，有時候則一卷在手，曼聲吟哦。時日一久，北京人誰都知道有這麼一位與衆不同的官眷，由於不曉得她姓甚名誰，究竟是那一位官老爺的夫人，因而私下給她起了一個綽號：名士派的京官太太。

到北京不久，秋璫便結識了她的第一位閨中膩友，後且肝胆相照，情逾骨肉，終於結成異姓姊妹的吳芝瑛。吳芝瑛是對秋璫一生影響最大的一位友人，兩人之間的生死交情，至今猶仍傳爲佳話。秋吳友誼之深，由往後秋璫旅東所寫的「寄季芝三首」七絕詩的字裏行間，不難窺知其一二：

腸斷魂銷子野歌，知心鍾子隔山河，  
年來自笑無他事，纏繞愁魔更病魔。  
金蘭義氣薄雲天，一別迢迢又數年，

欲見恨無懷夢草，空勞腸斷行波箋。  
相思不見獨傷神，無限襟懷託錦鱗，  
為問粵東吳季子，千金一諾等行人。

在秋瑾僅祇三十五歲的短暫人生裏，這三首詩，當是用情最深之作。

### 義姊妹倆齊輝並美

吳芝瑛和秋瑾聲光相侔，都是遜清末造最出鋒頭的時代女性。陳去病撰秋瑾小傳，稱譽吳、秋二女為珊瑚玉樹之齊輝並美，其文曰：

「……（秋瑾）入京師，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，文采昭耀，盛極一時，見者咸以為珊瑚玉樹之齊輝並美也。」

秋瑾初遇吳芝瑛於北京時，也寫有如下的兩首近乎「定情詩」，可見兩人之間的交情：

曾因同調訪天涯，知己相逢樂自偕，  
不結生死盟終泛，相吹墟苑韻應佳。  
芝蘭氣味心心印，金石襟懷默默諧，  
文字之交管鮑誼，願今相愛莫相乖！

吳芝瑛是安徽桐城人，桐城古文名家，北京大學總教習吳汝綸的堂姪女。她的父親吳寶三，博學能文，曾經在山東任過知縣，膝下僅有吳芝瑛這一個獨女，因而愛若掌上明珠。自小親自授她讀書寫字，把她教成了一個掃眉才子，不輸進士。吳芝瑛聰明穎悟，體態輕盈，還沒出嫁以前就以書法聞名於世。

吳寶三卸任後便住在上海當寓公，吳芝瑛經

常在報章雜誌上投稿，因此才女聲名益噪。她在十九歲那年，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嫁給無錫風流名士廉泉。廉泉是富家子弟，中過舉人，入貢捐了個戶部郎中，和秋瑾的丈夫王子芳，同時在北京為官。

但却由於廉泉中過舉，他家收藏的古董字畫之多，之精，之富，之珍，使他自幼浸淫其間，寢假成爲一位鑑定專家。同時他詩詞歌賦，金石書畫俱擅勝場。在上海曹家渡對岸，和西湖花落觀魚處，俱各建築了一座名園，一般的用小萬柳堂爲名。古柳百株，樓台亭閣，是文人雅士經常聚會之所，因此他的名氣遠比王子芳響亮。北京城裏的王公權貴，達官顯要，如慶親王奕劻、郵傳部尚書盛宣懷，兩江、直隸總督端方，都和他有着很深厚的交情。這位江南才子，無錫名士又極其懂得運用宣傳術，在台逝世的掌故作家高拜石先生，甚至稱他爲：「捧太太成品的怪人」。

廉泉字惠卿，因爲他的杭州小萬柳堂，獨霸南湖勝景，所以世人又稱他爲廉南湖。廉南湖和吳芝瑛伉儷情深，歷久彌新，他捧太太成名確能別出心裁，另有一功。例如端方在兩江總督任內創辦中國第一個南洋勸業會——農工商產品暨文物展覽，廉南湖便親爲太太捉刀，寫了好些瘦金體字，再利用端方的關係，使吳芝瑛的「書法」，和綉聖沈壽的綉品齊同並列，相隣展出，從而使當世之人，無人不知與綉聖媲美的桐城女書法家吳芝瑛，又用有正書局的名義，不惜巨資，以珂羅版印行吳芝瑛手寫的全部楞嚴經長卷，其實は無錫名書法家孫鐵崖的手筆。廉南湖的代妻揚

名，以及他屢次偽造古人字畫，終於使他成爲舉國皆知的大名士，名利雙收，儘情享受，自難免有欺世盜名之嫌。不過，這兩夫妻當年的名氣，却也是遠超過王子芳、秋瑾之上的。

吳芝瑛和秋瑾訂交，長日談詩論文，烹茗煮酒，很快的便成爲一對形影不離的膩友。而秋瑾正由於結交了一位才名藉甚，交遊廣闊的吳芝瑛，讓她開拓了眼界，增長了見識，尤且基於吳芝瑛的介紹，給她添加了不少志同道合，氣味相投的知己友好。例如吳芝瑛的幾位親戚戚味蓀、陳華、以及陶荻子夫婦。她的社交圈子越來越廣，漸漸的她又認識了湖南人戶部郎中，「光緒會稽錄」的著者李希聖，帝國日報主筆劉少之。進而應李劉二氏之請，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詩文，開始的時候是些倡和之作，漸次寫些政論性夾敘夾議的文章。從這個時候起，秋瑾對政治發生興趣了。

### 一洗奇羞澄清神州

秋瑾到北京後的所見所聞所經歷，無可否認的，在在給予她甚深的感觸與莫大的刺激。從慈禧太后的窮奢極侈，胡天胡帝，到四塊玉貧民窟的飢寒交迫，凄苦無告，已經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，加以廉南湖本人向以立憲黨人自居，康有爲公車上書，一千二百餘位舉人之中就有廉的鼎鼎大名。此外如吳芝瑛、李希聖、劉少之……無一不是具有改革思想的所謂維新人士。從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秋瑾到北京定居，以迄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她毅然離婚，東渡日本爲止

秋瑾在天子脚下住了整整六年，她所親身經歷，親眼目觀的巨變，計有光緒銳意變法，百日維新，演至慈禧復出垂簾，囚光緒帝，誅六君子。以及義和團起事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為，慈禧光緒出奔長安，幾乎釀成亡國慘禍。又如辛丑和約之簽訂，日俄開戰之以我國東北為戰場，清廷反而宣告中立，清廷之昏庸頹頹，喪權辱國，其倒行逆施，親痛仇快之舉，遂使有識之士，憤激異常，血脈憤張，從而激發出革命的火花。尤其是卓犖不羣，感觸敏銳的秋瑾女俠，她永遠走在時代的尖端，自不滿現實的改革思想，一躍而為積極進行的革命主張。八國聯軍役後，秋瑾便沉痛已極，氣壯山河的寫下了古風「寶刀歌」，是為她的革命誓詞，同時，也是她大氣磅礴，傳誦千古的不朽之作：

秋瑾寶刀歌

漢家官闕斜陽裏，五千餘年古國死，一睡沉沉數百年，大家不識做奴恥！憶昔我祖名軒轅，發祥根據在崑崙，闢地黃河及長江，大刀霍霍定中原。痛哭煤山可奈何，帝城荆棘埋銅駝，幾番回頭京華望，亡國悲歌涕淚多。北上聯軍八國眾，把我江山又贈送，白鬼西來做警鐘，漢人驚破奴才夢！主人贈我金錯刀，我今得此心雄豪，赤鐵主義當今日，百萬頭顱等一毛。沐日浴月百寶光，輕生七尺可昂藏，

誓將死裏求生路，世界和平賴武裝。不觀荊柯作秦客，圖窮匕首見盈尺，殿前一擊雖不中，已奪專制魔王魄。我欲雙手援祖國，奴種流傳遍禹域，心死人人奈爾何？援筆作此寶刀歌——寶刀之歌壯肝胆，死國靈魂喚起多，寶刀仗劍孰與儔？平生了了舊恩仇。莫嫌刀劍非英物，救國奇功賴爾收。願從茲以天地為爐陰陽為炭兮，鐵聚九州！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，澄清神州！

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，一洗數百年國史之奇羞！

繼寶刀歌之後，秋瑾又以鐵與血在吟唱，唱出令人壯懷激烈，盪氣迴腸的「寶劍歌」是為四萬萬同胞共同一致，拯救國家民族的莊嚴誓言。同樣的是人類史上的必傳之作：

炎帝世系傷中絕，茫茫國恨何時雪，世無平權祇強權，活到興亡恥欲裂！千金買得寶劍來，公理不恃恃赤鐵，死生一事付鴻毛，人生到此方英傑！飢時欲啖仇人頭，渴時欲飲匈奴血，俠骨嶙嶙傲九州，不信大剛剛則折。血染斑斑已化碧，漢王誅暴由三尺，五胡亂晉南北分，衣冠文弱難辭責。

君不見——  
劍氣梭機貫牛斗，胸中了了舊恩仇！  
鋒芒未露已驚世，養晦京華幾度秋，  
一匣藏深不露鋒，知音落落世難逢。  
空山一夜驚風雨，躍躍沈吟欲化龍。  
寶光閃閃驚四座，九天白日闇無色。  
按劍相顧讀史書，書中談國多奸賊，  
中原忽化牧羊場，咄咄腥風吹禹域，  
除却干將與莫邪，世界伊誰開暗黑？  
斬盡妖魔百鬼藏，澄清天下本天職，  
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，但恃鐵血主義報祖國。  
(未完待續)

中外珍聞第一集

最新出版：

王成聖等著

定價新台幣陸拾元

本書內容包羅萬象，文字精彩百出，每篇各成單元，全書洋溢奇趣，富有歷史價值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